

达科巴·桑木普回忆西藏

《西藏口述历史计划》记录

2012年5月15日，印度达兰萨拉

我父母来自康区（今西藏东部一带），他们从事商贸交易，所以搬到拉萨生活。后来我在这里出生。我父亲出售的货品包罗万有，有茶叶、稻米、面粉和衣服。他经常到各个村落兜售成衣。有交易的话，他便记下顾客的名字，待秋收之后回去收取欠款，顾客们常以谷物付款。然后，父亲把谷物带回拉萨出售，他以这样的方式赚钱。另外，他买卖马匹和骡子，还会交易匕首和枪械。

管理寺院的私有土地

我家是一个大家族，所以我们要到村庄管理一块土地，我们向寺院租用这个地方。有七至八个家庭为我们工作，我们以土地和房子作酬劳。在这个制度下，假如我买下一大片土地，把它改作农场，我有权将小部分土地分予没有土地的人，让他们建房子，前提是他们要在我的农场工作。

如果是大农地，农夫需要每天工作；如果是小农地，他们就隔天工作；如果是更小的农地，有些人每星期只需工作一天。中国人认为这是压榨百姓的制度，令穷人受苦。这制度表面上看似在压迫百姓，但经了解后这绝不是事实。其实农夫会收到报酬，他们的努力不会白费。

牧民则会收到牲口，每人都获分配牦牛，然后每年上缴牛油作税款。拿我的家庭来说，我们有 62、63 头牦牛，我们饲养不了，便把牠们分配予牧民。当母牛生产后，那小牛是属于我家的。该牧民可以继续饲养小牛和保留其生产的牛奶，但他需在我们到他家作年度结算时缴出部分牛油和奶酪，我们同时在小牛的角上盖印。接着，牧民会将一块面积一平方公尺的牛油和同量的奶酪交给我们。

如果有牦牛生病了，牧民需要立即通知我们。我家跟着派出一人前来了解情况。若牦牛死了，牧民便把已盖印的牛角归还到我家，以证明该牦牛已去世。如果佃户因故未能上班，他们有权请 10 天或 15 天，甚至一个月的假，我们通常都批准。他们请假的原因众多，可能家中有人病倒了，也可能他们有要事要办。我们也容许他们复工后带其他人一起工作，以追回进度。

我的童年学习生活

我在大约七、八岁时于木板上写字，学习藏文，一学就学了两至三年。由于家父是一位商人，他需要记下货品买卖纪录，以便记账。父亲懂阅读，可是他会写的字不多，他为此感到沮丧。他想：「要是我可以送这孩子去读书，不仅对我，对他也大有裨益。」

我并没有在公立学校读书，因为我家经济能力有限。那时候，清贫的家庭无法负担学费，所以我在私人教师的家上学。我家钱不多，所以我们以肉类和牛油交学费。我老师还有另外两个学生。我们有时候在老师家留宿，帮老师打扫、除尘和做其他家务，跟普通小孩无异。有时候我们在黄昏回家。

谨见达赖喇嘛尊者

我一生只见过达赖喇嘛尊者一次。那时我家参加在拉萨举行的默朗木祈愿大法会，我们奉上了贡品。奉献的人被视为赞助者，有幸谨见尊者。当时我还年幼，在尊者面前经过时，他轻拍我的头两次。我抬头一看，尊者他在微笑，看似很高兴，这令我喜出望外。那天我回家后还是异常兴奋，即使到了用膳时间，我也不感到肚子饿，我只想不停走动。

中国人初次到来

在中国派兵侵占西藏前，他们先派部分人前来探路，那时我大约 12 至 15 岁。他们排成一排，在街上列队前进，我和很多小孩在旁边观看，但成年人很害怕。那些中国人有红脸庞，身材矮小，每人只拿着一个正方形的包裹。领导吹一声哨子，他们便停步；领导又吹一声哨子，他们再次前进。当时的情景，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。

西藏人以前用手推车运送木头。当时中国面临木材短缺，所以我们和他们进行大量交易。买家都是翻译人员，他们出面跟我们买木材，成交后由中国人付现金。促成这桩生意的理由是中国人召集了大量西藏人修筑道路。道路建成后，手推车可在路面行走，方便交易木材。

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

在我 19 岁时，「四水六岗」（全称「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」）成立了。其时西藏政府的政策方针为与中国人和平共存，恩珠仓·贡布札西得悉后随即召开会议，会上他说：「我们绝不能保持这状态，我们应发起革命，并且作好准备。我将会成立『四水六岗』。」

当时西藏自由运动已于康区和安多地区（今青海省）展开，很多百姓逃离战火。在西藏其他地区，祖籍康区的人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分队，每个分队再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加入，然后征召成员。「四水六岗」规定被征召的家庭派一人加入，或以捐助代替。我家被选中，我就这样加入了「四水六岗」。说实话，我情愿留下干农活。

当时我的分队被派往泽当地区（即今拉萨机场一带）战斗一段时间。战事初期，中国人躲进富裕家庭的屋子里，我们无法驱逐他们。最后，我军开掘隧道，并埋下炸药。我们只炸掉两所大房子，我们的火药不足以炸掉更多房子。

中国人后来逃到深山之中，并筑起地堡作藏身之所。我们一直站岗放哨，可是我们无法把他们赶走。我方改用游击队战术对抗中国军队，我的队友在晚上搜索、寻找逃走路线和制定计划。接着，我们以 5 至 7 人为一小队，以手榴弹偷袭小规模的中国军营。对付这些军队，我们还可以全身而退，使用这战术攻击较大的军营却行不通。

逃往印度

中国人派间谍渗透「四水六岗」。当我们失去拉萨，逃往印度时，同行还有 40 至 50 名中国囚犯。他们大部分为俘虏，但有部分是奸细。他们排成一队，双腕

被绑住。我们将他们押走，因为我们认为留下他们会为害西藏。我军到达印度边界后，将囚犯转交当地军队。

在逃往印度途中，中国军队一路追杀我们，他们派出战机，从机上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。要是有人被打中的话，必死无异，可幸的是没有同伴被打死。每当战机出现时，视野就变得一片蒙眬，我们瞄准敌人机上的枪发射，但无功而还，因为我们的武器太落后。大雾同时令我们难以瞄准。

一名中国炮兵团司令在拉萨洛斯宁卡缴械投降，后来跟我们一起来到印度。由于他与中国军队意见分歧，他先变节投奔藏军。几名藏军带着他到「四水六岗」的营地，问我的同伴可否收留他，他们同意让他成为「四水六岗」一员。我们未曾接受正规训练，但他饶有经验，于是他教授我们一些战术，提供少许帮助。他懂藏语，后来在印度和流亡的西藏人一起生活。

尼泊尔战士

我在木斯塘的珞超米各雅萨与「四水六岗」会合，那地方属于尼泊尔，但居民是藏族人。「四水六岗」已驻扎于那里大约两年，很多以 10 至 12 人组成的小队潜回西藏攻击中国哨站，这些哨站只有约 10 名哨兵驻守。我们的武器由美国提供，所有人在美国接受过训练，成员携同武器跳伞至西藏接壤木斯塘的地区。

我军以无线电广播安排夜间行动，我们以牛粪点火，让战机确认位置，接着士兵包围目标区域。机上的人先跳伞下来，再用降落伞运送武器。然后我们把武器带到尼泊尔木斯塘。在木斯塘的时候，虽然部分人潜回过西藏无数遍，但我只参与过一次。

我在木斯塘的时光只有短短两年，因为当地只有少量粮食和衣物。我穿上乘的衣服，配有一把手枪。我把手枪以 350 尼泊尔卢比卖了。我还有一把剑，以 50 卢比卖掉。我保留着一道护身符和一些灵药，那护身符已传了五代，卖得 30 卢比。最后我把衣服都卖了。最后，我身上的东西卖光了，不能再购买食物。在缺粮的情况下，我只好离开。